

冰心与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之比较

李 甜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市 830000

【摘要】母亲形象的塑造一直是文学作品当中的重要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冰心与张爱玲是两位重要的女作家,但她们在展现母爱这一重要的文学主题时,却刻画出了两类完全相反的极致形象。冰心致力于歌颂母爱的神圣,母爱是冰心爱的哲学的根基和出发点,在冰心的眼中,母亲形象可以延伸到广博的世界中;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刻画出的母亲形象则大多是苍凉、无情的异态形象,张爱玲以她一贯的冷冰冰的目光审视着当时那缺乏母爱的世界和时代,以冷峻的笔调,剖析异态的母爱,揭露出原本应该慈爱的母性中丑陋的一面。

【关键词】冰心; 张爱玲; 母亲形象; 根源

1 两类极致的母亲形象

“在冰心的作品中,母爱被看成是人世间的亲情、爱情、友情、人情的根基和源泉。母爱构成了冰心人生观、世界观的基本底色,使她的爱从具体的、个别的延伸到对宇宙自然的、万事万物的博大的爱”。^[1]在冰心的眼中,母亲形象是可以延伸至广博的世界中的,她可以是荷叶,温婉多情;她可以是大海,广阔无边;她可以是圣母,博爱梦幻。

冰心作为一个母性抒情者存在于现代文学的卷帙里,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从她的作品里领会到她对于母爱的格外眷顾和对母爱本身魅力的依恋。于是冰心说:“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往事一》)^[2]一朵亭亭玉立的红莲,初开在毫无遮蔽的天空之下,大雷雨,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摇摆。风雨飘摇之中,一个向母亲一样怀抱的大荷叶,倾侧覆盖着开满的红莲。荷叶无私的遮护红莲,勇敢地抗击自然界的风雨,这就是母亲的慈爱,在冰心笔下无条件的自我牺牲。《往事一》对母爱的礼赞,将生命的歌颂,缓缓地流动在文字中,使读者们看到一位温婉炙热的母亲。

对冰心来说,在现实处境中,化消极被动的信仰为积极的建树,用母爱去缔结一个温暖、安宁的乐园,于是“救救孩子”,救救这个世界,就成了诗人作为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也就成就了自身荣辱与社会自然乃至宇宙,去求得世界的美满。这种思想在冰心的诗歌中通过“大海”这一意象表现得非常突出。她诗歌中的“大海”意象也更能表现出她的母爱观。“造物主一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跪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零五》)^[3]这是一个充满温爱的宁静世界,也是冰心追求的“极乐”至爱的世界。在这里,“我”、“母亲”、“小舟”、“大海”,构成了一组电影镜头,由近及远,由小变大的画面,将母亲作为媒介,接连起了童心和自然的爱,“母亲”是“我”通向完美世界的纽带,最后电影画面定格成一个以母爱为基础建立起的温情、和谐、甜美的场景。

现实的困境往往会使作家们瞬间产生回归故乡、回归童年、回归母体寻求保护的需要。冰心反复在其作品中表达了这样的情感。冰心在《往事一·七》《繁星·三三》中描绘出大自然的爱触动了作者敏锐的心灵。“巢”与“怀”的共通之处是温暖与安全。冰心抓住了这一点并表达出来对母亲的无限热爱与感激。冰心将母亲形象刻画成了恒久包容的避风港,也体现出她构思的大胆,想象的奇妙和根深蒂固的母爱情怀。

“圣母”,是冰心一直以来喜爱描绘的形象,也不难看出,冰心在笔下致力追求的一个理想母亲形象。小说《超人》中,那个身着白裙,随清香而来温柔静穆,目光里充满爱的梦中母亲,就仿佛是她魂牵梦绕的圣母形象。这种中西方多重维度混合式的形象,是冰心在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下有意建构出的理想“母亲”形象。

而与冰心对母爱宣教似的竭力张扬相对的,是张爱玲以无尽苍凉与深邃的笔调对母爱的叛逆书写,通过对一群徘徊在“死世界”边缘可悲的、可怜的、可恨的母亲的描写,彻底暴露出在亲情外衣下遮蔽着的真实情况——人间无爱。她敢把世人最推崇、最神圣的母爱,描绘的消解殆尽,让人不寒而栗。细细品读,张爱玲刻画的异态母亲形象大致有四类:庸俗自私的、愚昧无知的、功利取巧的、狠毒病态的母亲。

《花凋》中,庸俗自私的母亲呈现眼前。郑川娥生了病,而她的母亲却时刻担心着自己的私房钱被丈夫发现,她对川娥的照顾,正是处于女性的本能或者是心中的一丝愧疚,全然没有爱的成分。这样的母亲对子女的爱没有一丝人情味,不然她不会因为害怕丈夫知道自己有私房钱存着,而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死去却无动于衷,说到底,这纯粹是人性的自私超过了母爱。

张爱玲笔下还刻画了这样一类功利取巧的母亲形象,这类母亲被金钱腐蚀掉了母爱。她们视养育儿女为一种投资手段,只想从儿女身上谋取最大利益,决不为儿女的幸福着想。较典型的当属《十八春》中的顾太太。顾太太以全家老小的生计为幌子,允许大女儿曼璐做了舞女,断了她的前程和爱情。后来,曼璐沦为二路交际花,只好嫁给流氓无赖祝鸿才,顾太太对他的评价却是“他钱是没什么钱,像我们这一份人家的开销总还负担得起”,她明知曼璐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仍以“钱”为标准,视祝鸿才为“金龟婿”,认为女儿能嫁给他是一个奇迹,是她晚年最得意的事。

《金锁记》中,曹七巧由于长期在婆婆家受到排挤,她的心理已经完全扭曲了。丈夫和婆婆死后,她将自己人生中的不如意变本加厉地发泄在儿女身上。尤其是看到女儿恋爱后满脸洋溢着的幸福,内心不是安慰和庆幸,反而却产生极端不平衡的想法。甚至对女儿说出了:“这些年来,多少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跳出姜家门了,称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别摆在脸上呀——真叫人寒心!”曹七巧身为母亲,居然还用许多恶毒的话去侮辱女儿。这不是一个母亲对女儿说的话,而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女人向自己所仇视的同性的报复。一个魔鬼似的母亲在张爱玲笔下生动形象,既写出了狠毒变态,也写出了恐怖的母与子女的关系。

2 差异根源探析

2.1 文学观不同

文学来源于生活。作家原生家庭及成长环境的不同会造就不同的心境,在笔端展现出来的形象则会呈现不同的基调。本文将从生活时代、童年体验、婚姻经验这三点简要评述冰心与张爱玲不同的文学观。

冰心崛起于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封建的阴霾笼罩着中国,整个社会如同微澜的死水,人的思维显得单纯、愚昧和保守,使作者不得不用如泣如诉的方式,诉说她笔下人物无自由的苦闷和不觉醒的麻木,把爱沉浸在悲凉的泪水中,其间没有震撼人心的思想冲突,所以在她的笔下,一个个慈母、善母,跃然纸上,让我们尽感母爱的温爱与神圣。而张爱玲则横空出世于40年代的沪上十里洋场。她的小说产生于40年代的上海、香港,资本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交融碰撞,人的思想也随之变得驳杂繁复。于是,张爱玲用深邃苍凉的笔调揭示出一个个在物质欲社会下存在的母亲形象。

冰心和张爱玲之所以有如此迥异的文学观,也是由她们二人不同的童年体验造成的。余华曾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基本上抓住了一个人的一生。他的一生都跟着他的童年走,他后来的所有一切都只是为了补充童年,或者说是补充他的生命”。冰心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幸福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正直、高尚、善良且参加过甲午中日海战的海军军官,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是位思想极开朗、温柔、安静的人,冰心幼时身体孱弱多病,幸有母亲悉心照料,才得以存活。冰心四五岁时,母亲就开始教她识字。冰心成为作家后,每写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母亲是她最热诚的批评者。根据冰心后来的很多作品可以使我们确信,父母对她的疼爱与爱护使她的世界到处充满了爱,使她成为母爱的书写者以及诠释者。和冰心相比,张爱玲则没有那么幸运,不幸的童年、没落的家族、动荡的社会使她成为了一个爱的缺失者。她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对她很少理会,母亲由于和父亲不和,早年便去法国学习,一走就是五年,张爱玲体会不到家的温馨,感受不到来自于母亲的爱,而后母又是一个尖酸刻薄,类似于曹七巧的畸形心理的女人,母爱的缺失促成了她的苍凉精神世界的构建。

冰心与吴文藻的相识相恋到最后的结合都是那么的浪漫和充满爱意,美好的爱恋和婚姻生活使冰心心中那悠远的、美好的、记忆里永不退色的母亲形象越来越神圣与崇高,成为母亲后的冰心也依然在她子女面前抒唱着这一类母亲的赞歌。而张爱玲依然是不幸的,父母婚姻的不幸使她成为了不幸婚姻中受伤害最深的一个。对于张爱玲来说亲情是荒漠,爱情同样是一首悲哀的歌。她与胡兰成的爱情悲剧更是她心中难以湮灭的痛,种种原因使她成为了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笔下那一个个狠毒、无情的母亲跃然纸上,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大最无声的控诉。

不同的环境塑造出了她们不同的性格,产生出了不同的文学观。冰心对人对世充满了感恩,充满了爱的信念,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见到的是大多是冷酷、苍凉还有无情。冰心和张爱玲,一个在尽情讴歌世界的真洁善美,一个却在不动声色的诠释着世俗的冷漠丑恶,她们一同塑造出这个世界完整而又立体的生活。

2.2 人生信仰各异

冰心之所以对母爱竭力宣教,这与她所信仰的西方基督教的“入世救世”宗教精神不谋而合,张爱玲则与她不同,张爱玲是世俗化的,她笔下的母亲跳不出饮食男女那世俗的圈子。于

是,她们笔下的“极致”就更显极致了。冰心相信自己的“母爱”哲学有深厚的宗教基础,因为“谁无父母,谁非人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小说《超人》到《悟》,高举爱的旗帜,指出母爱具有能消融人类一切“盲触”和“嗔怒”,批判了利己的制度,提倡广博之爱。她的小诗从《繁星》到《春水》总是在轻轻抒怀着母爱,吟唱着母爱。

张爱玲却是一个远离政治与时代的特异之人,她从未放松过对人生要义的苦苦追索、对人性的执着挖掘。张爱玲生活的时代是旧的封建性与新的资本主义交融,笼罩住整个时代以及生活在这一时代的芸芸众生,因此,这是世俗化的,张爱玲用她透彻而敏锐的观察感悟着这一切,无奈地书写世俗化了的各种人物。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并不是慷慨激昂、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而只是世俗生活中的一些灰色凡民,于是思想性格就有了庸俗自私、愚昧无知、功利取巧和狠毒变态的种种局限性,张爱玲看透俗世红尘,她深知种种平凡而有缺陷的人物形象才最真,她笔下的各类母亲就是在这样世俗化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

冰心与张爱玲作为时代文明的先觉者,她们虽然都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了社会黑暗问题,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是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冰心在创作题材上,她向往光明,关心社会政治,所以在冰心的笔下,往往都是慈母,而张爱玲注重关照自我和人性,擅长写都市中旧式大家族、上流社会和市民阶层的世俗生活,着重表现沪上十里洋场社会所滋生的种种畸形婚恋和冷酷、漂浮的人生。

冰心与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位杰出的女作家。在各自的文学历程中,她们以迥然不同的情调、风格,完成了对各自所处时代的独特叙述,树起了两面猎猎迎风、色泽相异的文学旗帜。冰心致力于“有了爱便有了一切!”,《繁星》、《春水》、《寄小读者》等作品中无处不包含爱的影子。与此相反,张爱玲创造的文本世界里,母亲的头上没有神圣的耀眼的光环,在她建构的荒凉世界里,没有发现对母爱的歌颂,母亲,似一群妖怪。不同的原生家庭和生活环境塑造了她们不同的性格。冰心在对母爱的歌颂中,她还努力承担起抚慰脆弱生命的使命。她认为母爱虽然不能解决青年的思想认识问题以及社会问题,它却能够抚平人们的心灵创伤,回赠给人以生的勇气,鼓励人们奋然前行。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见到的大多是无情、冷酷还有苍凉的母亲形象。她的作品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尖刀,将特定时代母性中丑陋的一面剖析出来,把病态人格性、变态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色彩独具的图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母爱的失落也说明张爱玲在对母亲进行的深情呼唤,她对异态人性的描写也表明她在寻觅正常、健康、温情的人生与人性。

因此,冰心和张爱玲的小说,一个温爱清婉,一个深邃苍凉都在向我们书写着对母爱的追寻。

参考文献:

- [1]陆正兰.冰心诗歌中母爱形象及其文化含义探寻[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3,1:46.
- [2]冰心.冰心文集(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65、166.
- [3]冰心.冰心文集(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94、13.

作者简介:李甜(1986-12-)女,汉,籍贯:江苏南通,学历:本科,职务:教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